

灵魂与呐喊

Soul and Scream
罗曼·罗兰音乐笔记

[法] 罗曼·罗兰 著

秦传安 王璠 译

*Romain
Rolland's
Essays
on Music*

东方出版中心

灵魂与呐喊

Soul and Scream

罗曼罗兰音乐笔记

[法] 罗曼·罗兰 著

秦传安 王璠 译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魂与呐喊: 罗曼·罗兰音乐笔记 / (法) 罗曼·罗兰著; 秦传安, 王璠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2.4

ISBN 978-7-5473-0451-8

I. ①灵… II. ①罗…②秦…③王… III. ①古典音乐—音乐文化—西方国家—通俗读物 IV. ①J609.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1257号

灵魂与呐喊

——罗曼·罗兰音乐笔记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字 数: 175千

印 张: 8.75 插页 2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0451-8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序

作为小说家和戏剧家的罗曼·罗兰，被高尔基称为“法国的托尔斯泰”，而他与音乐的不解之缘，恐怕不能仅仅用“爱好”这两个字来形容了。众所周知，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便是以一位献身艺术的作曲家作为主人公，至于《贝多芬传》，那就更不用说了。纵观文学史，以音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并不多见，有人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其中唯一一部不会激起音乐家的嘲笑或愤怒的作品。

音乐，是罗曼·罗兰毕生的热爱，也是他的灵感来源之一。他经常引用尼采的话：“如果没有音乐，生活就是一场折磨，一次流放。”事实上，《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从音乐的灵魂中诞生出来的，它的结构让人联想到一首交响曲的结构。斯蒂芬·茨威格说：“只有音乐家才能认识到，范围广泛的音乐创作，是如何在这部作品中被转变为文字的世界。”

当然，罗曼·罗兰与音乐的缘分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读书时，他看不起哲学教授们“伪善的唯灵论”，选择了艺术史作为自己的主修方向。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歌剧的起源（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说是开创性的）。走出校门不久，他便先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讲授艺术史，在巴黎大学讲授音乐史。实在说来，他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音乐史家和音乐批评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可以说是现代音乐批评的先驱之一。音乐评论家约翰·W.卡尔文（John W. Klein）说他是“法国有史以来学识最渊博、想象力最丰富，在

某些方面也是最有原创性、最具说服力的音乐批评家”。

因此，一点也不奇怪，除了小说和戏剧创作之外，罗曼·罗兰还写下了大量的音乐随笔和专论，他的这些谈论音乐的作品，在不同时期被搜集成册，付梓印行，深受音乐爱好者的欢迎。我们呈献给读者的这本随笔集，便是从这些集子中爬罗剔抉，蒐集而成，具体说明如下：“18世纪古典风格的起源”、“18世纪意大利音乐之旅”和“18世纪德国音乐之旅”选自《过去国度的音乐之旅》(*Musical Tour Through the Land of the Past*)，“音乐在通史中的地位”和“莫扎特”选自《过去的音乐家》(*Some Musicians of Former Days*)，“柏辽兹”、“瓦格纳”、“理查德·施特劳斯”和“卡米尔·圣桑”选自《今天的音乐家》(*Musicians of To-day*)，唯一的例外是“贝多芬”一篇，选自他的专著《创造者贝多芬》(*Beethoven, the Creator*)。还有一点必须交代，原文都附有大量的脚注，这些脚注对专业读者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当然大有裨益，但考虑到本书的读者对象以及篇幅的限制，我们不得不删去了这些脚注，有兴趣的研究者完全可以对照原文，按图索骥，这自然是不消说的。

作为一个文学大家，罗曼·罗兰的音乐随笔亦可谓汪洋恣肆，沉雄博大，无论是穷极八荒的想象力，还是直抵人心的洞察力，都足显大师风范。译者自知，不管是专业学识，还是文字功夫，均捉襟见肘，力有不逮，错谬之处，亦或不免，还望读者方家，不吝教正。

秦传安

2011年12月20日

北京花家地

目 录

001/ 音乐在通史中的地位

在有建筑天分的民族那里,音乐就是声音的建筑。在欣赏和赞美造型艺术的民族那里,在像意大利人这样涌现画家和雕塑家的民族那里,音乐是素描、线条、旋律和造型的美。而在像德国人那样盛产诗人和哲学家的民族那里,音乐就是内在的诗歌,是抒情的迸发,是哲学的沉思。

022/ 18世纪古典风格的起源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所讨论的,不仅仅是一场文学运动,试图把音乐之外的元素引入到音乐中,使之成为一种绘画或诗歌。一场深刻的革命正发生在音乐的核心。个体的灵魂从非人格形式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主观的成分,也就是艺术家的个性,正以一种绝对前所未有的大胆,侵入艺术的领地。

048/ 18世纪意大利音乐之旅

“小提琴、乐器演奏者和歌声让我们在大街上为之驻足,”科耶尔(Coyer)神父在1763年写道。“在公共场所,你可以听到鞋匠、铁匠、木匠在演唱一首咏叹调,分成几个声部,有板有眼,品味纯正,这些要归功于他们与生俱来的天性,以及后天养成的聆听音乐家演奏和演唱的习惯。”

082/ 18世纪德国音乐之旅

如果说德国音乐的领军人物——比如巴赫家族、鲁斯特、格鲁克、格劳恩和哈塞——在这样大的程度上受到了意大利艺术的影响,那么,德国音

乐又该如何抵挡外国精神的入侵呢？它的天才又该到哪里去寻找拯救之道呢？

118/ 莫扎特

这是一件多么古怪的事情啊！我们用来描绘唐璜的每一个单词，都在描述莫扎特自己的个性和天赋时使用过。我们已经说到过他的音乐中的感性，以及他爱开玩笑的精神气质；我们也评论过他的骄傲，以及他的突然发怒，还有他可怕的——也是合理的——自我主义。

143/ 贝多芬：而立之年的肖像

他是一个走钢丝的孤家寡人；下面是张着嘴巴的人群，眼巴巴地等着他失足掉下来。他压根不想他们，只要他确信自己的身体是完整的。他很高兴跟他们所有人作对，他独自玩着头晕目眩的游戏。

172/ 柏辽兹

的确，他是个奇迹，是19世纪音乐史上最令人拍案叫绝的奇才。他大胆创新的力量在他整个成年时期占支配地位；面对这样一个天才，有谁会效法帕格尼尼的榜样，欢呼柏辽兹是贝多芬唯一的接班人呢？

201/ 瓦格纳

瓦格纳的音乐对年轻人的魔力常常让人们感到不安，他们认为，它毒害了思想，延缓了行动。可是，当时被瓦格纳所陶醉那一代，后来似乎并没有消

沉堕落的迹象。人们为什么不懂得，如果我们需要那种音乐，那并非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是死亡，而是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是生命。

231/ 理查德·施特劳斯

正是由于这英雄的一面，他才可以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贝多芬和瓦格纳的思想的继承者。正是由于这英雄的一面，使得他成为一个诗人——大概是现代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德国看到了他和他的英雄身上所反映出来的自己。

257/ 卡米尔·圣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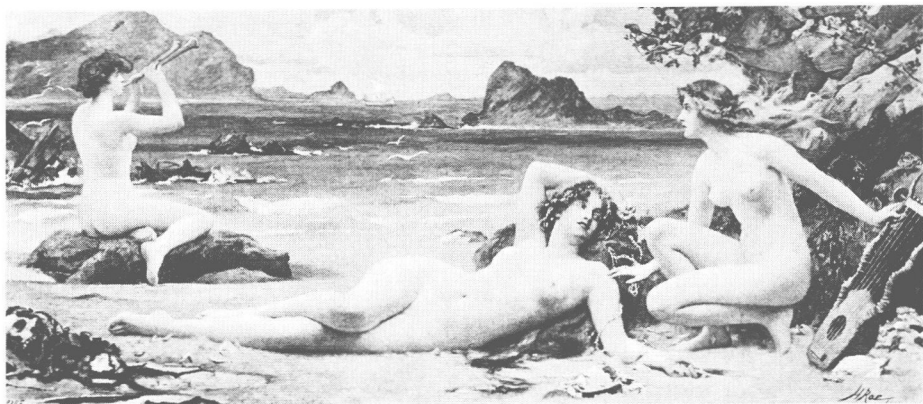
跟今天的动荡不宁、焦躁不安的艺术比起来，圣桑的音乐以它的平静安宁，它静谧的和声，它柔和的转调，它水晶般的清澈，它平稳而流畅的风格，以及无法言表的优雅，深深地打动我们。就连他经典的冷峻，也通过它对新浪派的夸张（尽管不乏真诚）抵抗，从而让我们受益良多。

音乐在通史中的地位

音乐只是在今天才开始在历史中取得它应有的地位。说来也怪，关于人类灵魂进化的观念，正是在其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被人们所忽视的时候形成的。但我们深知，其他门类的艺术在历史中获得承认的历程有多么艰难，即便是在它们更受青睐、更容易被法国人的心智所接近的时候。对于文学、科学、哲学，实际上是对于整个人类思想的历史，这个说法难道真的很久之前就不再适用了么？然而，一个国家的存在，政治生活只是其表面部分；要了解其内在的生命，亦即其行为的根源，我们就必须借助它的文学、哲学和艺术，来深入它的灵魂。这些领域反映了这个民族的观念、激情和梦想。

我们知道，历史可以在文学中寻找资源；比方说，高乃依（Corneille）的诗歌和笛卡尔（Descartes）的哲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或者，如果我们不熟悉百科全书派和18世纪的沙龙，1789年的革命可能就是一个难解之谜。

我们也别忘了造型艺术带给我们的关于不同时期的宝贵信息，因为从这样的艺术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面貌——它的类型，它的姿态，它的衣着，它的时尚，实际上是它的整个日常生活。多丰富的一座知识宝库啊！一件事情与另一件事情紧密相连：政治革命在艺术革命中有它的对应物；一个民族的生活就是一个有机体，一切都在这个有机体中被结合在一起——经济现象和艺术现象都同样如此。在哥特式建筑彼此的相似和差别中，维奥莱－勒－杜克（Viollet-le-Duc）追踪着12世纪的商业通道：研究一幢建筑物——比方说一座钟塔——的某些细节，就会显示出法国王室巡行的信息；想想法兰西岛，你就会对自菲利普·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时代以来外省学校的独特建筑留下深刻印象。艺术对历史的最大贡献是使它更接近一个时代的灵魂，并因此让它触及情感的根源。表面上，文学和哲学似乎都通过把一个时代特征简化为准确的表述，从而带给我们更明确的信息。但另一方面，这种人为的简化可能留给我们僵硬而贫乏的观念。艺术是依照生活来塑造的，它拥有的价值几乎比文学的价值更大，因为它的领地被无限扩大了。我们法国有600年的艺术，然而我们却常常满足于根据400年的文学来评判法兰西的精神。此外，比方说，我们的中世纪艺术能够让我们看到外省的生活，而我们的古典文学却几乎闭口不谈这方面的信息。很少有哪个国家的组成成分像我们国家这样千差万别。我们的种族、传统和社会生活千变万化，显示了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德国人、瑞士人、英国人、佛兰德斯人及其他国家居民的影响。一个强大的政治统一



001 // 音乐的诱惑 (图为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塞壬用音乐诱惑过往的水手)

体，分解成了这些彼此敌对的成分，并在互相冲突的文化中建立了一种均衡。但是，如果说这样一个统一体在我们的文学中显而易见的话，那么，我们性格中五花八门的细微差别就变得非常模糊了。关于法国人的禀性，艺术带给我们一幅丰富得多的图像。它不像一幅浮雕式灰色装饰画，而是像一扇大教堂的窗户，天上人间的所有色彩都在这扇窗户中交融。它不是一幅简单的图画，而是像那些圆花窗——它们是法兰西岛和香槟地区的纯法国艺术的产物。而且，我总是告诉自己：这里有一个这样的民族，它的特征据说是理性而非想象力，是常识而非幻想，是素描而非色彩；然而，正是这个民族，创造了那些神奇的圆花窗。

因此，对艺术的了解，扩大了您仅仅通过其文学形成的对一个民族的想象，并赋予这一想象以生命。

现在，我们不妨转向音乐，从而可以进一步扩展这一观念。

音乐总是让那些对音乐毫无感觉的人茫然困惑；对他们来说，音乐似乎是一种难以理解的艺术，超出了理性之外，跟现实风马牛不相及。从这种外在于平常事物、并因此外在于历史的东西当中，历史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

首先，说音乐具有如此抽象的特征并不正确，因为它无疑跟文学、戏剧及一个时代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任何人都能看出，歌剧的历史往往会凸显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实际上，每一种形式的音乐都跟某种社会形态紧密相连，并使之更容易理解；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音乐的历史也跟其他艺术的历史密切相关。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各种形式的艺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或者，作为它们自然演化的结果，它们溢出了各自的边界，侵入了相邻艺术的领地。一会儿音乐成了绘画，一会儿绘画成了音乐。“好画就是音乐，是一支美妙的乐曲，”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如是说。当时，绘画正让位于音乐，意大利的音乐正在挣脱其他艺术所面临的那种衰落。不同艺术之间的大门，并没有像很多理论家所谎称的那样紧闭，一种艺术经常向另一种艺术敞开大门。艺术可以延伸，并在其他的艺术中得到完美的结果；当心智把一种形式的艺术消耗殆尽的时候，它就会到另一种形式的艺术中去寻求并得到更完美的表达。因此，对造型艺术的历史来说，音乐史的知识常常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艺术的巨大好处，其本质在于它揭示了对灵魂的真正感觉，揭示了其内在生命的奥秘，以及那个在喷薄而出之前已经积蓄和发酵了很长时间的激情的世界。多亏了它的深

度和自发性，音乐常常是一些趋势的最早迹象，这些趋势后来转化为言词，继而转化为行为。交响曲《英雄》(Eroica)提前10余年预见了德意志民族的觉醒。《纽伦堡的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和《齐格弗里德》(Siegfried)提前10年宣告了德意志帝国的胜利。甚至还有一些实例，在这样的实例中，音乐是那从未露出表面的整个内在生命的唯一见证。

17世纪意大利和德国的政治史告诉我们什么呢？一连串的宫廷阴谋、军事失败、王室婚礼、庆宴、苦难，以及接二连三的崩溃。那么，你又该如何解释这两个国家在18和19世纪奇迹般的复兴呢？两国音乐家的作品让我们对此有所认识。在德国，它显示了一直在默默积蓄的信仰和活力；它显示了像海因里希·许茨(Heinrich Schütz)那样质朴而英勇的品格。在30年战争期间，在毁灭一个国家的最深重的灾难当中，许茨平静地上路了，吟唱着他自己的雄健而坚定的信仰。伴随在他身

002 // 德国现代音乐的先驱海因里希·许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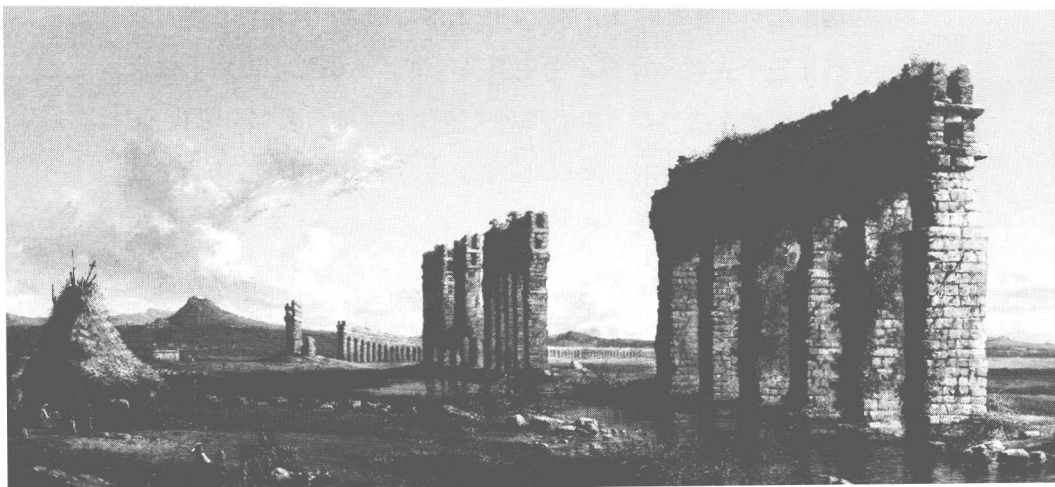
边的，是约翰·克里斯托弗·巴赫（Johann Christoph Bach）和迈克尔·巴赫（Michael Bach，伟大的J.S.巴赫的祖先），他们似乎默默地预感到了这个追随他们的人是个天才。除了这几个人之外，还有帕赫尔贝尔（Pachelbel）、库瑙（Kuhnau）、布克斯泰胡德（Buxtehude）、察豪（Zachau）和厄尔巴赫（Erlebach）——都是些伟大的灵魂，他们一辈子都安静地生活在一个外省小镇上狭窄的范围之内，认识的人寥寥无几，没有世俗的野心，没想到要给后世子孙留下点什么东西，只为自己、为他们心中的上帝而歌唱；他们在自己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所有痛苦悲伤中，缓慢而持续地积聚着力量的储备和道德的健康，一砖一瓦地构建着德国伟大的未来。与此同时，意大利有一股音乐洪流的全面迸发，淹没了整个欧洲。它涌入了法国、奥地利和英国，表明17世纪的意大利天才依然至高无上，傲视群雄；在这场音乐创作的蓬勃辉煌中，涌现了一连串富有思想的天才，像曼图亚的蒙特威尔第（Monteverdi），罗马的卡里西米（Carissimi），以及那不勒斯的普罗文扎勒（Provenzale）。这足以证明，在意大利宫廷的轻浮和放荡中，富有思想的天才们依然保存着灵魂的高贵和内心的纯洁。

这里有一个更加惊人的实例。历史上最可怕的时代，大概莫过于旧世界终结的那个时期——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和蛮族大入侵的时期。然而，艺术的火焰却在余烟缭绕的垃圾堆下继续燃烧。对音乐的激情，为高卢罗马人与蛮族征服者的和谐共处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江河日下的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与图卢兹的西哥特人同样都酷爱音乐；罗马的宫殿与半野蛮的军帐营房

都回荡着乐器的喧嚣。克洛维（Clovis）有很多从君士坦丁堡带来的乐师。引人注目的是，并不是人们依然热爱艺术，而是那个时代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从这场翻天覆地的巨变中，涌现出了一门艺术，像那些幸福的时代里最成熟的产品一样完美，一样纯粹。据基瓦特（Gevaert）说，格列高利圣咏最早于公元4世纪出现在歌曲《哈里路亚》（*Alleluia*）中——那是“在遭受250年的迫害之后，基督教的胜利哭喊”。早期教会音乐的名篇似乎都产生于公元6世纪，540～600年之间，也就是哥特人入侵与伦巴第人入侵之间，“在我们的想象里，这段时期被表现为连续不断的战争、杀戮、劫掠、瘟疫、饥荒以及诸如此类的大灾难，圣格列高利（St. Gregory）从这样的灾难中看到了世界衰朽的证据，看到了末日审判的先兆”。然而，在这些圣咏中，每一个音符都低声诉说着未来的和平与希望。从野蛮残暴中，涌现出了一种温润柔和的艺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田园牧歌的简朴，像希腊浅浮雕那样清晰而冷静的轮廓，充满自然之爱的自由诗篇，以及气质的动人芬芳——“一个富有深意的证据，见证了那些生活在如此可怕动乱中的人的灵魂。”这不是与世隔绝的修士修女们的艺术。它是一种通俗艺术，盛行于整个古罗马世界。它从罗马传到了英格兰，传到了德意志，传到了法兰西；没有哪种艺术比它更能代表那个时代了。在加洛林王朝治下，这一艺术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因为王公贵族们都沉湎于它。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和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整天整天地吟唱或聆听格列高利圣咏，被它的魅力所吸引。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尽管他的帝国内

外交困，但依然保持着对音乐的热情，与圣高尔修道院（公元9世纪的世界音乐中心）的修士们合作编曲。很少有比这次音乐收获更加引人注目的了，毕竟，这次音乐艺术的繁花盛开，是在社会动乱中积聚起来的。

就这样，音乐在表面上的死亡中向我们显示了生命的延续，在世界的废墟中显示了永恒精神的绽放。那么，一个人如果忽视了这些时代的本质特征，他该如何来书写它们的历史呢？如果无视这些时代真正的内在力量，他又该如何来理解它们呢？谁能说，这样一种遗漏所篡改的只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某个方面，而不是整个历史本身呢？谁知道，“复兴”和“衰落”之类的说法是不是源自我们对事物的一个方面的有限照察呢？一种艺术可能衰微，但“艺术”本身真的会消亡吗？它难道不是在改变自己、在适应环境吗？无论如何，有一点很明显，这就是：在一个遭受战争或革命的破坏从而沦为废墟的王国里，



创造力很难表达在建筑里；因为建筑需要金钱和新的结构，此外还需要繁荣，需要对未来的信心。你甚至可以说，一般意义上的造型艺术，要想得到充分的发展，都需要奢华和闲暇，需要上流社会，需要文明中的某种平衡。但是，当物质条件更加艰难的时候，当生活充满了痛苦、饥饿和焦虑的时候，当外部发展的机会被抑制的时候，那么，精神就被迫回归自身，而它对幸福的永恒需要驱使它去寻找别的出口；它对美的表达被改变了，外在的特征更少了，并在更私人化的艺术——比如诗歌和音乐——中寻求庇护。它决不会消亡，我打心眼里相信这一点。不存在精神的死亡或新生，因为它的光焰从未熄灭；它之所以暗淡下去，仅仅是为了在别的地方重新迸发出烈焰。就这样，它从一种艺术走向了另一种艺术，就像从一个民族走向另一个民族一样。如果你只研究一种艺术，你自然会认为它的生命出现了中断，它的心跳有过停止。但另一方面，如果你把艺术看作是一个整体，你就会感觉到它永恒生命的川流不息。

这就是我为什么相信，我们需要一种所有艺术形式的比较史，作为一切通史的基础；忽略一种艺术形式，就要冒使整幅图画变得模糊不清的危险。历史应该以人类灵魂的鲜活的统一体作为它的研究对象，应该维持一切人类思想的凝聚力。

我们不妨试着勾勒一下音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这一地位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重要得多，因为音乐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鸿蒙初辟的遥远时期。对于那些认为它昨天才刚刚开始的人，你不妨让他们回想一下塔伦图姆的亚里斯托森努斯（Aristoxenus），他认为音乐的衰微始于索福克勒斯